

行走东欧（二）

苏台德的恩恩怨怨

文/韩葵徐晖（捷克布拉格）

在捷克找一座美丽山城并不难，但要找令人过目不忘的，利贝雷茨算一个。利贝雷茨位于捷克北部，有5万人口，这座城市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道路两旁的旧房子都很讲究，隐约流露着昔日的富足。那座很高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市政厅颇有气魄，似乎在提醒我们不能小看这座城市。这里，曾经是希特勒一手炮制的“苏台德行政区”的首府。

站在山上，凭栏远眺，辽阔的北波希米亚大地绿草如茵，红房点点，丝毫看不出那些不平静的岁月所留下的痕迹。

捷克德裔，身在曹营心在汉

我的脚下，就是历史上的“苏台德区”。

捷克斯洛伐克北部的苏台德山脉，以及大半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带，曾经

是以德裔为主的居住区，被称作苏台德区。刚好围绕捷克版图，呈马蹄形。

苏台德地区从13世纪起，就属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等国的领地，所以在一战之后，它随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一起划分到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是有着充足的历史渊源和根据的。

德裔和捷克裔的民族冲突自古就有，19世纪再次浮现。1848年，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地区，革命烽烟四起，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南欧的各民族，纷纷掀起民族革命运动，要求自治、独立。同时期，还出现了德语地区要组建德意志统一国家的诉求。不能简单地说这等同于后来希特勒的“奋斗目标”——建立包括所有日耳曼血统人民（如奥地利、荷兰、捷克等地的日耳曼人）在内的大德意志国家，但这种种族情绪是前后相关联的。捷克语地区

的反应呢，非常坚决地要把波希米亚和大德意志区分开。

一战结束，古老的秩序也告结束，欧洲开始按照现代概念规划国家。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建国，于是出现了那个著名的无解方程：“一个国家究竟是一块土地，还是一群同种同源的民族？如果是同种同源的民族，哪一个共同因素应占优先地位，种族、宗教还是语言？”苏台德地区就是矛盾焦点之一，德裔要求民族自治，回归德奥大家庭，布拉格政府却要保住领土完整。

这个时候的捷克人，终于摆脱了哈布斯堡几百年的统治，但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空气中弥漫着对日耳曼人的轻蔑和侮辱，甚至发生野蛮恶性事件。美国大使柯立芝就曾见证捷克警察暴力对待苏台德的和平示威者，杀死54人，包括女人和儿童。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是力主保持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完整，美国人一厢情愿地希望德裔能够融入捷克主流社会。

按1921年的统计数字，捷克斯洛伐克有德裔人口312万，占总人口的23.4%，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之后的第三大族群；而在苏台德地区，德裔就是绝对多数了。但事与愿违，德裔人口非但没有融入捷克社会的主流，反而身在曹营心在汉。

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刚刚建国，10月29、30两日就陆续出现了4个闹分家的区域政府，一个叫日耳曼波希米亚，在捷克西部和北部，首府利贝雷茨。一个苏台德省，占据东北部，奥巴瓦为首府。两地都声称是德奥共和国省份。西南捷克的波希米亚森林区和东南捷克的日耳曼南摩拉维亚，则声称分别归上、下奥地利。虽然这种分化最终没能成功，但努力却从未停止。



在山顶远眺，苏台德的历史纠结便悄然浮现

小说总是能透露历史隐情

德裔与捷克人之间的恩怨，在文学中也可窥见一斑。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写过一本小说《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前几年被拍成同名电影。

小说背景恰好覆盖了二战前后的几十年。主人公是个小个子，娶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女孩。初次见面的时候，小个子说：“捷克人对那些可怜的日耳曼族大学生的欺辱实在太可怕了，我在民族大街亲眼看见捷克人脱下日耳曼族大学生的白袜子，还撕破了两名日耳曼学生的褐色衬衫。”女孩说：“我们的领袖不会听之任之。”当然，她的领袖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而是希特勒。

曾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爱德华·贝奈斯说，解决民族矛盾的妥善办法，就是逐步迁走所有的德裔人口。在《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小个子任职的巴黎饭店，侍者们总是让德裔客人难堪。不仅如此，整个社会都在抢占日耳曼人的土地，工作、救济、分配上也有诸多不平等，这的确令捷克的德裔感到痛苦无望。

不能说是捷克自己把苏台德推向“第三帝国”的怀抱，但是捷克人盲目的民族主义确实给希特勒在“回归帝国”的口号下制造的“苏台德危机”提供了机会和口实。

接下来，英法的绥靖政策令希特勒更加放肆，在没有邀请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参加的情况下，英法德意签署慕尼黑协定，割让苏台德地区，无力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只能被迫接受。从1938年10月1日到10日，苏台德地区移交给德国，割让区的北部和西部建立了“苏台德行政区”，首府就是现在的利贝雷茨。

后面的事，似乎“顺理成章”，吞并捷克，入侵波兰，惨烈的二战全面爆发。

战后，可怕的复仇

有一本书，正面描写了战后历史的



广义苏台德地区的德裔

另一面，作者是美国人德扎亚斯，书名是《可怕的复仇——对东欧日耳曼人的种族清洗》，封底有一段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文字：“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发现他们自己在错误的时间待在错误的地点的故事。200万人的死亡，和1500万人的迁徙——被他们的敌对国从其版图迁到德国无所谓哪个地方。”

捷克东部主要城市布尔诺，战争刚刚结束。1945年5月30日夜，2万名德裔被集体性驱逐，强制他们步行56公里去奥地利。因为德裔成年男性都成了战俘，所以被强制行进的多是妇孺老幼。最惨的是，当他们终于到达边境，驻守的苏联军队却禁止他们过境，让他们返回。这一路确认的死亡人数达800名，这件事被称为“布尔诺死亡行军”。

从利贝雷茨，沿着与国界平行的欧洲442号公路，也就是沿着“马路”型，往西走约90公里，就到了乌斯季城，因为易北河穿城而过，城市全名“易北河上的乌斯季”，这里发生过另一起战后屠杀。1945年7月31日下午3点半，一个临时军火供应站爆炸，随后城市的4个地方开始屠杀德国人。战败的德国人都带

着白色袖标，非常容易辨认。在一座跨河大桥上，有个德国人高喊口号，被众人扔下水，他挣扎着想游出来，却被乱枪打死。其他德国人，包括下班过桥的工人、一个妇女和她小推车里孩子，都被扔下河扫射。鞭打、刀刺、射杀、溺水，战后的革命护卫队、捷克苏联士兵等参加了暴行。只有市长和部分捷克市民设法帮助了受害者。

事实上，从1943年开始，捷克的流亡政府就开始考虑战后安置，向盟军提出过驱逐德裔的建议，捷克总统贝奈斯签署的《贝奈斯法令》也允许没收德裔财产。即使在国际驱逐协议尚未达成之时，也没能妨碍捷克盼望单一民族国家的诉求，没有妨碍排斥德裔。同时，要避免德裔的危险性和复仇，也是驱逐德意志人的缘由。

另外，有历史研究指出，布尔诺和乌斯季的两个极端事件是某些党派集团为给波茨坦会议施压而故意操纵的。不管怎么说，1945年8月2日结束的波茨坦会议，正式同意驱逐境外德裔回到德国。此前被称为“野蛮驱逐”，影响到50万人。而此后有规律的移民开始，



这里曾是希特勒炮制的“苏台德行政区”的首府

1946年的10个月中，估计有223万多德意志人被驱逐，其中2/3输入到后来的西德，1/3到东德。

种族迁徙直接造成2.4万人死亡，6.2万人失踪，大约24万德裔留在捷克，包括熟练技工和被认可的反法西斯人士。不同组织公布的研究数字不尽相同，兵荒马乱，统计标准不一，苏台德德意志人组织的数字大大高于官方公布。

作为事实结果，当前捷克的德意志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

肯定不能单方面责怪战后东欧国家对德裔的血腥报复，但是也不能因为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就对历史的另一面视而不见。“乌斯季屠杀”60年之后，乌斯季市长在大桥上为死难者纪念碑揭幕。1997年2月，捷克议会通过与德国的和解条约，捷克人对当时把苏台德德意志人驱逐出境表示歉意，但诚意不

够，而德国对当时占领捷克表示哀痛，也有走过场之嫌。

思念总在分手后

以上只是发生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情况，如同那本书中的描述，战后整个东欧地区对日耳曼人的种族清洗都相当严重，特别是从波兰边界西移到奥德河和尼斯河线，以及苏联红军的报复行为。随着档案解密，越来越多惊心动魄的事实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著作出版发行。

这段历史不应该简单理解为“反暴行的暴行”，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百年之后，人类依旧在理性非理性、人性非人性之间徘徊。

战后，很多捷克人跑到德国打工，几年下来攒的钱，回到捷克摇身一变就成为小老板。当时，捷克人的生活水平

和西方差距较大，消费也便宜，每到周末，利贝雷茨街头到处是德国人的声音。他们过境吃饭、加油、休闲，加起来的费用，和在德国吃一顿饭差不多。后来，捷克物价越来越高，这种情况才减少，不过，两国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而且深刻，德国是捷克最大的贸易伙伴。

捷克、波兰、德国的边境地带，有3个城镇，捷克的利贝雷茨、波兰的叶莱尼亚古拉和德国的齐陶，结成了三地姐妹城市，组成跨国地区联盟，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做了很多合作项目。在捷德边境的幼儿园，也进行着有趣的互访项目，说德语和说捷克语的孩子们，定期组织活动，希望能加强两边孩子的互相了解，从小感受两边的语境。

人们为了分清彼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分清彼此之后，却发现了他们其实彼此需要。K